

九云记（下）

第十八回 白龙潭元帅破阴兵 洞庭湖龙王设宫乐

且说杨元帅，正在龙女宫中，燕贻新婚，葑戟之色，较辉花烛之光；刁斗之响，相伴琴瑟之声。忽有疾雷掀殿，金鼓震地，龙女大惊，不知所。龙女飞奔颠倒，报道：“大祸至矣！南海太守，大驱百万水疾，扬旗挥戈，来劫潭外，高声唱辱，要与元帅决个雌雄，将他死生。”

元帅奋起，大怒道：“业畜狂童，那里敢尔！”拂袖出门。

但见南海大军，围住白龙潭，重重叠叠，铁筒相似，喊声大震。

元帅使命拿来，自起战马，盔甲妆束齐整，横着尚方御赐剑，跃出阵前。南海阵中，銮铃响处，五贤跃马出对。如何打扮？

但见，头戴镂金荷叶盔，身穿锁子梅花黄金甲，腰系锦带弓和箭，手执纯钢刀与枪。马颌下垂照红缨，人面上生撞天瓦黑。

高声大叫：“你不是人间小猢猻杨少游么？你称名元帅，可知明国无人。只与倭兵相战，并不关我。那里敢来水国，掠人之妻，法不当恕。今日决与你决个雌雄，你死我活。”

元帅答道：“如你孽种，本不足污我兵刃。婚姻之事，两边和好，媒约相须，父母俱许，然后始为约成。你以海中小业畜，口边奶腥未退，头上胎发犹存，敢崇唐突，劫

逼龙宫之稚女！至于女娘，离父母之膝下，避居自净，你罪不赦。我与龙女有前世之宿缘，天神预筹，已成前宵之花烛，正是天缘凑定，人意俱合。何物你小畜生敢掠人之妻！难道我是龙女之丈夫，任你狂童之劫缘么！你尝我手中剑头的滋味。”

五贤大怒，挺着三尖两刃刀，出马直奔杀来，元帅跃马相接，两马交斗，众军呐喊。战不上五六合，五贤那里敌得元帅神勇正气、仙人智略。五贤料得赢不得，喝一声小歇。元帅笑道：“任你的歇罢。”五贤无心恋战，霍地勒回马，拖了刀枪，绕着阵脚，落荒便走。元帅看他遁走，一麾而追杀。

那时千万种水族，鲤总兵、鳖参军，一齐败走。败鳞残甲，满地腥血。五贤身被屡枪，不能变化，蜒蜒然落在地下。明军一时拥上来活捉背剪缚了。于是元帅鸣金收军，众兵将南海太子缚致麾下。元帅大悦。

忽又门子报道：“白龙潭龙女娘子，躬诣营前进贺。”元帅大开辕门，下阶亲迎，同到碧油坐下。遂命麾下拿入

南海太子。

于是五贤满面羞惭，不敢举头。元帅命解其缚，高声喝道：

“你小业畜，敢肆悖慢，无端劫逼龙君之女，又敢兴兵造逆，力抗天兵，罪当合何律！”五贤无辞可对，只称死罪。

元帅复道：“你罪实合诛戮，念你父王博施雨泽之功，姑恕死罪。”只取皮鞭，打了二十鞭后，喻道：“你自今快悛旧恶，无复肆恶。若其再致兵箭之时，断不容诛罢。”五贤叩头，只称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元帅乃命曳出阵外。五贤只自逋头鼠窜，望南海去了，不敢正眼看觑洞庭龙王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龙女娘子，赞贺元帅洪功，又感活命之恩，大犒三军。

正在含饱颂德，忽在西北上祥光瑞气，葱葱郁郁。彤

云彩霞之上，旌旄宝幢，冉冉而至。

更有紫衣使者，趋进跪告道：“洞庭龙王，知是元帅破南海之兵，解公主之急，本宜躬谢辕门，颂贺圣德。争奈水宫职守，不便擅离。敢请元帅暂屈，又与公主同回，以开东床之宴。

谨遣陪臣敢请，元帅忘劳暂屈了。”元帅谢道：“多感龙王厚意。但身统大军，壁垒有守，有难离次。且此去洞庭辽远，不是造次可到，掌兵之臣岂可久旷，所以不敢从命。”

紫衣复告道：“蛟骖已待，一刻可到。愿元帅无虞。”龙女接口道：“洞庭虽云遥远，水国之法，瞬息千里。且父王欲谢相公之恩，但愿相公以暂时之劳，无负父王之望，与妾身同车，尻轮雾辘，不患千万之遥，况此无多远的呢。”元帅应诺，遂与娘子同为登车，揽辔而坐。

但见霎时登空，绣幢宝盖，飘飘扬扬，行走如飞。前面绣旗引路，鼓乐喧阗，十分热闹，行过那里。一路行来，

又见一个石头牌坊,玲珑剔透,上面横书斗大的三个金字:
“洞庭湖。”

复转过牌坊,便是一座宫门,金碧辉煌。又到不上几步,忽见前面别一洞天,宫门高耸,殿阁巍峨,十分都丽,总是球宫贝阙,琼楼玉榭。转过两层,便是一道垂花门。进了门,只见两傍游廊,层栏曲槛,中间白石函子,种着许多仙草奇花,幽香沁入心髓。

陪来的紫衣,于是命落下轿来。只见珠帘响处,走出许多美丽侍娥来,笑容可掬,争道:“姑娘来了。姑娘可好么?姑娘进宫了,慢慢的朝见王爷罢。”龙女答应着,扶出轿车道:

“相公,这是妾之所居,暂为休息,待父王出来拜见罢。”

于是元帅同龙女下了车,走进宫中。但见曲榭雕窗,耀人眼目,锦茵绣毯,翠幕朱屏,迥非世间所有。正中一座榻上,放着一张小炕桌,紫檀雕刻,极其精工。桌上放

着一个金炉，不知焚着什么香来。旁边有一盘佛手，金色灿烂，异香扑鼻。

侍娥们先将引枕、靠背挪好了，让元帅坐定，遂又捧上香茶。

只见十数个侍儿，俱为丰姿秀曼，羽衣蹁跹。又有一个美丽宫娥，自外而至，捧着几个瓶盒，跟着便是一瓶佳酒，二盒仙果，四品肴膳。

元帅向龙女道：“我尚未奉谒王爷，反蒙惠赐先施，真是却又不恭，受又有愧。如何是好？”龙女道：“相公说那里话，父王方有公事，未即前来迎见，先将薄酒送来接风。相公远路劳乏，可将酒果吃些儿。过会儿罢，父王定然就来了。”

元帅道：“你说的，行客拜坐客。那有反劳王爷先来之理？我们吃些点心，先去奉谒王爷，才是正经的。”龙女遂令侍娥将酒果肴膳摆上来。真是玛瑙盘上珊瑚杯，琥珀盒里水晶果。

尽是水国上品的美味，都不知何名，但觉香佳异常。

此刻元帅也堂肚中乍乏，便将酒馔与龙女相酬饮下，又用过略下果肴之类。漱口吃茶毕，紫衣使者又前来禀告道：“龙王千岁爷，请元帅到殿上相会呢。”元帅未及回话，又有十数个宫娥进来，告道：“姑娘同元帅进宫。”龙女领诺。

元帅便起身，随紫衣到前面看时，殿宇雄伟，都是水晶攒成的。祥云迷龙墀，瑞气罩凤砌。金碧灿烂，灯烛玲珑。当中殿上，坐着一位龙王，但见隆准龙颜，方口大耳，玉簪珠履，锦袍乡袄。珍珠帘卷，风羽扇天，净鞭三声，文武两班，威仪肃肃，趋走济济。

元帅立在丹墀下，将行四拜礼。龙王丞令紫衣止道：“家人相见，不须拘礼，教寡躬受不得，难为了，也罢。”只亲自下阶躬迎。元帅上殿，赐锦墩坐下，道：“东床娇客，岂可草草套礼？”于是龙王正位坐了，元帅陪席相对。

献茶毕，龙王开言道：“寡躬德薄势孤，不能使一女安所，为他人侮弄危逼。今得元帅奋用威武，擒破猖獗之狂童，得还栖迟之稚女。恩义感激，天高地厚。”元帅谢道：“大王神灵所及，百神慑伏，敢何有于学生？”

龙王道：“末女始生之初，张真人揲蓍算命，前身天上仙娥，因事谪降，尘缘未了，当有大贵，享人间之荣华，悉耳目之娱乐。窃意难得机会，今蒙元帅不弃，得侍巾栉之列，荣感无比。他日头筵，不可无识喜贺席了呢。”

须臾，紫衣进前，禀告道：“这间酒席都齐备停当了。”

龙王点点头儿，道：“娇客喜宴，不宜草率。先为铺设妥当，然后端上桌来罢。”于是忙的众多紫衣宫娥们，一齐动手动脚，抱了大锦褥子来，铺在栏杆榻板上，次将大大齐殿柱的龙凤日月屏子围了，又设了桌椅帐幔，珠围翠绕，炉烧沉香，香烟霭凝，比御榻常设的还强十倍。

龙王挽元帅之手，移榻坐在铺设之上。龙王南面坐下主席，元帅侧席相陪。龙女绕在父王膝下陪侍。以次摆上

酒筵。大家畅饮。自然是山珍海错，珍羞异膳，果品济楚，菜蔬甘味，是不可尽说。众女娥奏起白乐天来，又歌了一回霓裳羽衣之曲，音响节奏，非人世所有。

须臾，乐止，龙王笑道：“这些歌舞，实在也听厌了。今日便是南海破阵宴，宜奏破阵乐来。”于是壮士百千，列立于殿阶上，手持剑戟，挥击大鼓而进。美人六佾，俱是芙蓉为衣，明月为佩，藕衫飘拂。舞影翩跹，极其雄健。

元帅听了有趣，便问：“此是何曲？”龙王道：“这本非水府之乐。寡人长女，嫁于泾河王太子。因柳生传书，泾河王太子忽生猜疑。告其父王。因柳生牧羊之困，幽闭寡人长女，大胜苦厄。寡人之弟钱塘君，与泾河王相战，大破泾河王，乃率女儿而还。宫中之人，为作此乐舞，事曰‘钱塘破阵乐’，一称‘贵王行宫乐’。今日元帅破南海太子，使寡人父女相会，与钱塘事无异，今宜改乐号‘元帅破阵乐’，正合事宜呢。”

元帅道：“何须改乐号，仍旧好了。而今柳公子何在，愿一相会呢。”龙王道：“柳生那里在此间坐？今以瀛州仙

侣，不能擅离职守，不可仓促来会了。”如此饮酒中间，龙王与元帅说此水宫、人世之闲话。

食供两套，酒至半酣，元帅告退道：“军旅有事，亦不可久旷。从兹告辞，只愿大王享泰。”龙王答道：“这个免不得的。但贤郎再枉未易，水中山川聊可赏玩，贤郎不欲一番游览么？水中之山，自然是只在海中踊腾，或高或低，不出人世的居多。又有人世之山，无有不专体倒影，云烟禽鸟，花木岩壑，俱是影子，纤毫不漏。是故清雅秀丽。倍佳于本山。贤郎暂时赏玩，正为有趣呢。”

元帅道：“正是奇景。恐费多日，有妨军务了。”龙王道：

“此又不然。水中之影，虽是万里之内，可以坐而指点。半日之中，天下可遍。何患乎费日呢？”元帅闻来，不觉神异，高兴陡发，复道：“诚如是也。有稽半日，有何不可？”

龙王大喜，遂与元帅约莫出了殿外。但看有山森罗在

前面，也有腾跃矗天的，也有崭劈绝云的，也有飘渺削出的，也有平稳秀丽的。或是彤霞彩影，藏其半面。或是晴岚宿雾，绕其真景。千像万态，霎时变幻。

元帅大喜，奇异道：“愿闻诸山之名。”龙王指点道：“这在西的是华山，在北的是恒山，五岳俱然。这五岳之外，天台、九嶷、太行、庐山、武夷、剑阁、巫山、三峡、岐山、首阳、俱是前人所游，名称胜地。水亦如潇湘、洞庭，与瞿塘相通。彭蠡、西湖，是吴越之界。乌江、扬子江、钱塘、赤壁，皆一派相分，或以名胜传称，或有因人成名，其来不一。总是有名之山水呢。”元帅一一听来，啧啧称叹。

龙王道：“这山这水，俱是眼前。元帅随意占出一二可意的处，趁此日色尚早，赏玩赏玩罢。”元帅不觉神驰心怡，如入桃源一路，不知其界，先自心醉，肚里沉思道：“庐山之瀑，武夷之曲，俱是贤圣所盛道者。鼓蠡之洲，瞿塘之堆，尤难一时尽看。我谗闻天台在会稽、雁宕之上，晋人孙绰咏赋，有云：

俯仰之间，若已再登。今在这里，一番俯仰，登他周玩，是所愿的。”以是说于龙王。

龙王道：“贤郎欲登天台，回来更面未易，望贤郎珍重。

女儿当有进会之日。”龙女在傍拱手道：“大人之德，天高地厚。以托终身之事，自有再会之期矣。”因悒悒不已。

元帅亦自为耿耿相别，乃步独向天台山。攀藤穿幽，转弯抹角，渐看千岩竞奇，万壑争流，从以涧水触石锵鸣，山林莽蓁虬枝之间，闻他石磬之声，出自林谷，入闻铮然。元帅惊喜，想到必是兰若不远，这般名胜，宜有有道之师，不妨更进几步，拜佛寻僧，尤为有趣。便又随步更上一层。

但见一座殿宇，宏深幽邃。山色尤倍葱珑，水声汨滹，绕阁循除。随有几个法侣会集听经。又见一个高年长老，庞眉绿骨，仙貌魁伟，趺坐蒲团，说法诵经。众阁利济济环侍，威仪肃敬。元帅见了这个所在，心中忽有所动，寻

思起来，倒像在那里见的一般，却一时想不起那年那日的事了。

那长老见元帅进堂，起身欣迎道：“山深路复，不知元帅之远访，失迎路左，安望元帅厚恕。”元帅复想道：“我以一筇一鞋，访到山门。那长老那里称我为元帅，必是道高识透的大禅。”便欠身答道：“多劳长老起迎，晚坐偶因一时之遐想，敢为叨扰仙山，望大禅指示迷津罢。”

那长老道：“一见一面，莫非前世之夙缘。愿元帅里面坐下，敢供一碗泡茶。”元帅谦让，上堂陪席座下。阁利进了泡茶，元帅一饮，香馥满口，精神顿觉清爽，不知是何茶味。长老道：“元帅自有归宿的日。今日只自上佛座前礼拜，以开前缘罢。”

元帅不知其言有何来历，不便再问，只自上殿。但见莲花宝座，丈六金身，幢盖肃整，金碧辉煌。元帅尤觉似熟见过的，一时想不起，只愿细思前景，无心他外，只自诣前，焚上了三香，恭恭敬敬，拜了九拜，方才下九级宝阶，忽然跌倒在地，大叫一声，便是南柯一梦。身在营中

卧榻上，烛影依微，东方欲曙。

元帅大为诧异，回想梦里光景，件件明白，照照来历。起望明烛，急令人取来白龙潭水，味甚甘冽清爽，就令痛肚人马，齐来灌饮，无不登时痊愈，肚里平稳，神气清和。元帅不胜惊喜，即召一营将佐，备说夜半梦里的事。诸将佐一时俱道：“刚才的一营将士俱梦昨夜陪元帅，与神兵鬼卒半夜鏖战，一切厮杀，大获专胜，皆言破倭擒贼之兆，总是元帅洪福呢。”

元帅尤为稀奇，即使人往见白龙潭，潭水清明，澄见底沙，不似昨天始见的黝黑阴寒。潭边鳞甲满地，腥臭淋漓，腥血川流，丑不可近。元帅又喜又异。平明，汲潭水埋锅造饭。一夜饥乏的军士，一时饱吃，欢声如雷。

于是元帅招的万世业、孟国辉二将引路，马步大队人马并力杀去。左边前路的三十多里，务要杀开峪去。日已巳牌时辰，军马行到一个转角处，远远的只望见两株大柏树，形如伞东，果然立在山下路侧。当下万、孟二人，引着军马，杀到那山前峪口，将兵摆开阵势，然后万、孟二

将复了元帅。

元帅望见那两个柏树，宛然的似伞盖一般。元帅大喜，在柏树下停住了，复命万世业、孟国辉打听谷口外消息，然后进兵。

未知大队人马哪里脱出盘蛇谷内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平秀突卷兵渡海 杨元帅奏凯还朝

话说万世业、孟国辉二将，引着军马，到了大柏树下扎驻。

复先到山前谷口，审见新路，驱兵突出。倭营将士，但听欧道士之言，知有盘蛇谷前后之路，紧紧填塞把守，不知有柏树谷口，通于盘蛇谷。只将游兵，令偏将阿利奇巡谷外看察。

当下元帅大军，一时抢出谷外，一齐向前。廖钢飞马

当前，正迎着阿利奇。交马只两合，从肚皮上，一枪擗着，把阿利奇投于马下。后队步军，见马军先到赢了，一发都奔将杀去。万世业抡起双斧，一迷里斫杀倭兵。背后孟国辉，又引着众多刀斧手，一如斫瓜般飞。欧道士只在谷后把守，不知明兵从那里杀出来，大惊，不知所措，只欲前来迎敌。万世业、孟国辉两将，挥动刀斧手，撞到阵中。欧道士见了不是头，急的要作起妖法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狂风忽起，就地上生起黑云，暗暗罩住山头，昏惨迷合谷口。正作用间，元帅在中军队中，见他倭阵中作起妖法，出马直前，在马上掣出宝剑在手，口中念念不过数句，大喝一声道：“疾”，只见四面狂风扫退浮云，现出明朗朗一轮红日。

元帅挥进一旗，马步三军一时呐喊，众将佐向前突击，舍死拼杀。倭兵一夜懈怠之余，兵出不意，莫敢抵敌。欧道士见作法不灵，敌兵冲突的急，自舞手中宝剑，拍马领他皂甲军杀过阵去。明阵众军一齐追赶，那皂甲军未曾练习，只变旗甲，又无大将总领，便同乌合，那里能当得起明兵贾勇三倍，只乱纷纷东西奔窜。欧道士单身逃命，夺路便走。